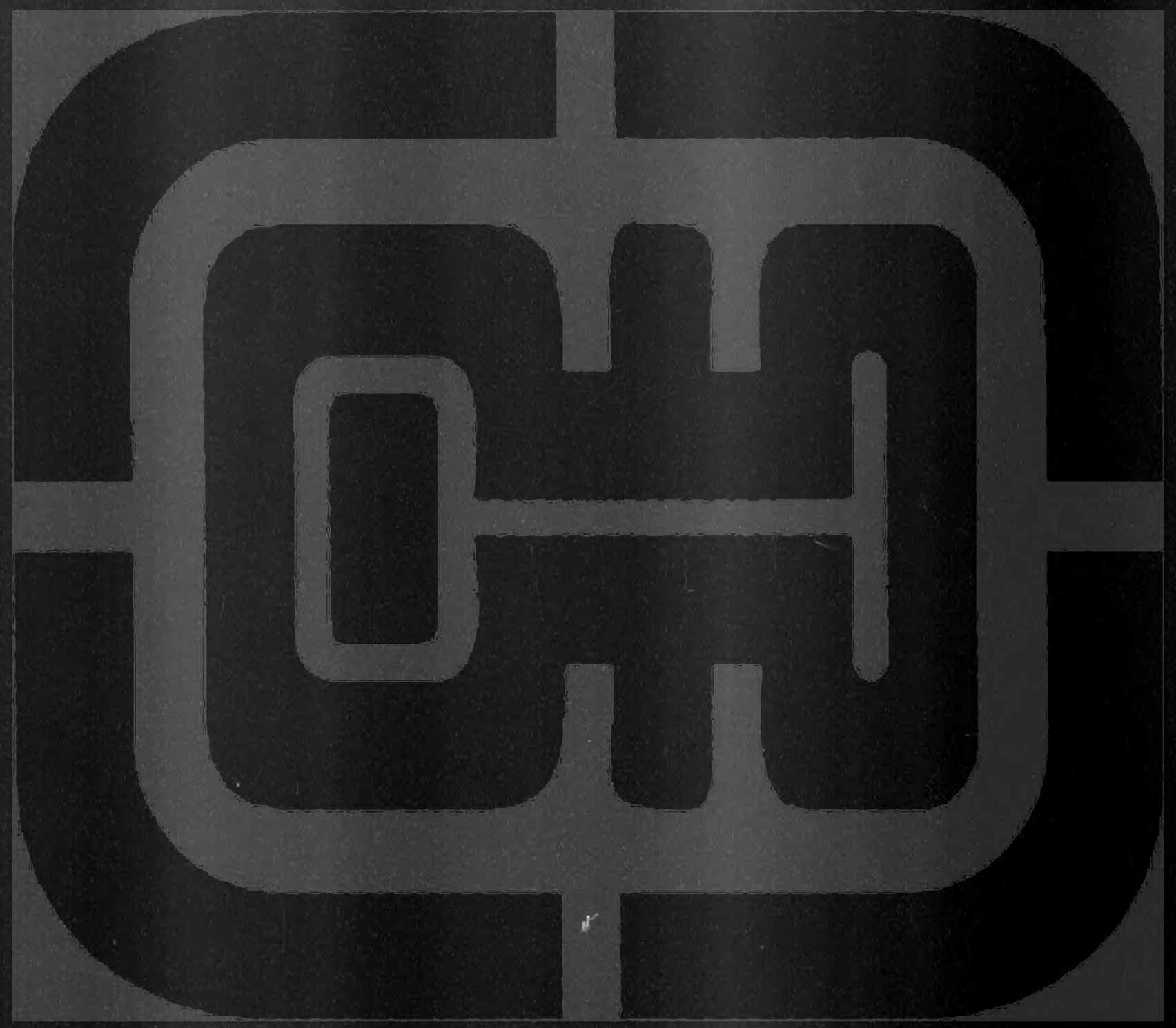

# 鮚埼亭集

卷十七至卷十九

碑銘

# 鮚埼亭集卷第十七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 碑銘

### 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

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澮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媿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辭而于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惓惓爲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

之且從而掊擊之其亦悕矣公成進士七年以奉母未釋褐已有盛名會遭奇禍論死安溪方傾倒於公力救之幸荷

聖祖如天之仁宥死隸旗下以白衣直　禁廷共豫校儺令與諸皇子遊自和碩誠親王下皆呼之曰先生事出破格固無復用世之望矣然公雖朝不坐燕不與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當是時安溪在閣徐文靖公元夢以總憲兼院長公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害於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雖或未能盡得之諸老而能容之故公之若曰不一而足不自知其數也或欲薦公

案徐公謚文定非文靖

則曰僕本罪臣不死已爲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爲公言之倘得行拜賜多矣

世宗即位首免公旗籍尋欲用公爲司業以老病力辭九年竟以爲中允　許扶杖上殿以優之再遷爲侍讀學士孫公嘉淦以刑部侍郎尹京兆兼祭酒勁挺不爲和碩果親王所喜有客自朱邸來傳王意授公急奏令劾之當即以公代之公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公以死力辭不數日竟有應募上劾者孫公下獄公謂大學士鄂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亦何顏坐中書矣於是孫公卒得免人多爲公危之而王亦不以是有加於公也

尋遷內閣學士公以不任行走爲辭

詔許免上直有大議得即家上之公感激流涕以爲不世之恩當思所以爲不世之報然日益不諧於衆矣

今上即位有意大用公時方議行三年之喪禮部尚書魏公廷珍公石交也以諸公公平日最講喪禮以此乃人倫之本喪禮不行世道人心所以日趨苟簡諄諄爲學者言之而是時

皇上大孝方欲追踐古禮公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爲程度內外臣工亦各分等差以爲除服之期此說本之桴亭陸氏最爲有見魏公上之聞者大駭共格其議

案魏公字君璧亦作君璵河間景州人康熙癸巳探花謚文簡

案河督高君者滿洲人高斌也姓高佳氏字東軒後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定

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尋遷禮部侍郎公又辭　詔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公多所密陳盈庭側目於公初公嘗董蒙養齋河督高君方在齋中公頗言其必貴故河督最向往公及其違衆議開毛城鋪舉朝爭之不能得外而督撫爭之亦不能得而臺省二臣以是下獄公言於徐公元夢令爲

上言不應以言罪諫官

上即日出之于是公獨具疏力陳河督之愎

上頗心動河督自請入面對

案太安者趙國麟字仁圃山東太安人祖籍浙江山陰會稽之雅海所人其父長江避亂至岱下始居之見望溪集贈吾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上以其平日素向往公也以疏示之河督大恨亦思傾公禮部共議薦一貲郎入曹和碩履親王滋部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甲科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泰安爲輔臣而召河間魏尚書爲總憲朝廷爭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爲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是後凡公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雖以雖州湯文正公天下之人皆以爲當從祀者以其議出於公必阻之公嘗陳酒誥之戒欲禁酒而復古人大酺之制以爲民節用又言淡巴菰出外番近日中原遍種之耗沃土以資無益之產宜禁之其言頗近於迂濶益爲九列中口實于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上稍不直公而禮部中遂有挺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立密陳其狀且以病爲請　許以原官致仕仍涖書局衆以

上意未置公也適庶常散館又以公有所私發之遂被削奪仍在書局行走而荆谿人吳紱者公所卵翼以入書局至是遂與公爲抗盡竄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詆聞者駭之然

上終思公一日吏部推用祭酒

上沉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旁無應者嗚呼溫公退居留臺神宗方改官制以爲御史大夫非光

案望谿字鳳九靈皋其號也

不可其亦古今所同嘅也夫於是公自以精力倍衰求解書局許之

特賜侍講銜歸里杜門不接賓客江督尹公踵門求見三至以病辭乾隆十有四年八月十有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二公諱苞字靈皋學者稱爲望谿先生江南安慶之桐城人桐城方氏爲右族自明初先斷事公以遜志高弟與于革除之難三百年中世濟其美明季密之先生尤以博學稱近始多居江寧者公亦家焉三世皆以公貴贈閣學公之成進士也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名世日記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遂以爲公也及訊得知爲孝標吏議以其已死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繫公以待命賴安溪而免難故公自謂宦情素絕非有心於仕進每得一推擢必固辭而

三朝之遭遇實爲殊絕不得不求報稱豈知勢有所不能也伯兄舟以高才而不壽公傷之推恩其子道永得官順天府通判而道永之罷官頗遭羅織亦以公故公又于故相爲同籍公子道章亦得罪於故相之子故累上計車卒不得一售公少而讀書能見其大及遊京師吾鄉萬徵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

爲無益之文公終身誦以爲名言自是一意窮經其于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芟薙之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其文尤峻潔未第時吾鄉姜編脩湛園見之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然公論文最不喜班史柳集嘗條舉其所短而力詆之世之人或以爲過而公守其說彌篤諸經之中尤精者爲三禮晚年七治儀禮已登八秩而日坐城北湄園中屹屹不置次之爲春秋皆有成書間讀諸子於荀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于世其在京師後進之士挾温卷以求見者戶外之履昕夕恒滿然公必扣以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者誰氏之文蓋有虛名甚盛而答問之下舌橋口噤汗流盈頰不能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戒其徒事于馳騖故不特同列惡公卽館閣年少以及場屋之徒多不得志于公百口謗之是則古道所以不行於今日也公享名最早立朝最晚生平心知之契自徐文靖公後曰江陰楊文定公曰漳浦蔡文勤公曰西林鄂文端公曰河間魏公曰今相國海寧陳公曰前直督臨川李公曰今總憲宣城梅公曰今河督顧公其與臨川每以議論不合有所爭然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稱太原孫尚書曰殆今世

案梅公名瑴成字玉汝宣城人謚文穆顧公名顧琮字角方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人禮部尚書特贈太傅文端公顧公代之孫

第一流也及太原進冢臣而公稍疑之嘗歎曰知人之難諒哉履邸雖惡公而知公未嘗不深一日鄂文端公侍坐論近世人物文端歎曰以陳尚書之賢也而自閩撫入京聞其進羨餘金六萬人固未易知也王曰其方侍郎于其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而前此力扼睢州從祀之尚書垂死悔恨自以爲疚心嗚呼大江以南近日老成日謝經術文章之望公與臨川實尸之雖高臥江鄉猶爲天下之望去年公卒今年臨川繼之蓋無復憖遺矣豈不悲夫予之受知于公猶公之受知於萬姜二先生也其後又與道章爲同年且

察太原孫尚書者文定公嘉淦也其自吏部尚書爲直隸總督奏請弛直隸酒禁與望始之欲禁酒意正相反後調湖廣總督讞湖南糧道謝濟世獄曲庇巡撫許容等及劉文正公統勳發其事孫竟坐是免官頗被清議矣

案陳尚書者清端公鵬也字文摩廣東海康人以康熙五十四年任福建巡撫嘗奏請以閩省收捐穀石應交巡撫公費銀萬五千兩撥充公餉又奏請以司庫餘平銀六千五百兩衙門公費銀萬五千餘兩俱助公用五十七年卒盡疏言閩省捐穀公費及餘平銀共存銀萬三千四百餘兩請派員解京充西師之費　特詔追授禮部尚書照尚書例議卹

重之以婚姻予之罷官也公豫見其兆諷予以早去及予歸而公又以爲惜欲留予而不知公亦從此被撼矣公之密章祕牘世所未見唯道章知之而道章先公卒故予亦不能舉其十一也西州之痛言不敢私亦不敢諱安得以銘爲辭其銘曰

經說在簡文編在笥雖登九列依然賚志強聒而言何補於事適招多口成茲顚蹙懸知耿耿百年長視老成凋喪嗣子又逝孰知公者青蠅僅至墓門片石秦淮之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尚未洗盡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深自飲然以爲特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公之所得自此益遠則世固未之能盡知也顧公一生遭遇之蹇則人世之所絕少者公天性最耿介取與尤廉苟其胸中所不可雖千金不屑　晨炊未具不計也每面斥人過其一往厄窮蓋由於此初受知於崑山徐尚書崑山之門舉世以爲青雲之藉所以待公者甚決而爲忌者所中失歡戊辰校文之役至訟之於大府遂有下石欲殺之者崑山謂何生狂士不過欲少懲之耳夫何甚事乃得解已而常熟翁尚書亦延致之翁之子妄人也公又忤之大爲所窘及尚書受要人指劾雎州湯文正公滿朝憤之莫敢訟言其罪獨慈谿姜徵君西溟移文譏之而公上書請削門生之籍天下快焉然公竟以是潦倒場屋不得邀一薦最後始爲安溪李相所知相與發明大義脫落枝葉醇如也於是

聖祖仁皇帝聞其姓名召見侍直南書房尋特賜甲乙科入翰林兼侍直　皇八子府中然忌者滋多三年散館置之下等而斥之天下之人駭焉尋得

恩旨罷浮沉庶常間游歷內外艱又十年始復以安谿

薦得召授編脩然不復直南書房忌者終無已時箕斗交搆幾陷大禍幸賴
聖祖知天之仁兼以知人之哲得始終曲全然亦悕矣方事之殷校尉縛公馬上馳送獄家人皇怖公入獄眠食如故及所司盡籍其邸中書籍以進
聖祖乙夜覽之曰是固讀書種子也而其中曾無失職觖望之語又見其草稿有鱗吳縣令餽金札而異之乃盡以其書還之罪止解官仍參書局公出獄即趨局校書如故是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冊府多資公校之
世宗憲皇帝在潛藩亦以困學紀聞屬公箋疏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九日病卒時
聖祖方有用公之意聞之軫悼
特贈超坊局諸階爲侍讀學士公之卒踰二十餘年而其門人陸君錫疇謂予曰吾師遭遇之詳予既熟知之矣其身後之蹇亦知之乎予曰未之聞也曰吾師最矜愼不肯輕著書苟有所得再三詳定以爲可者則約言以記之積久遂成道古錄如干卷蓋亦厚齋困學紀聞之流乃同門有荷吾師噓拂之力而晚背之者竊其書去因乾沒焉今遂不可得是一恨也年來頗有嗜吾師之學者兼金以購其所閱經史諸本吳下佑人多冒其

跡以求售於是有何氏僞書而人莫之疑又一恨也吾師之歿時値諸王多獲戾者風波之下麗牲之石未具近幸得常熟陶穉中太常許爲之而太常遽死又一恨也予能爲補太常之一恨否予曰諾乃綜述其門人沈彤所爲行狀而序之公諱焯字屺瞻晚字茶仙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也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因稱爲義門先生康熙癸未進士曾祖思佐祖應登父棟皆諸生娶王氏卒年六十有二子一壽餘諸生葬於某鄉之某原其所著惟困學紀聞箋行世而書法尤爲時所傳云公與桐城方侍郎望谿論文不甚合望谿最惡□□之文而公頗右之謂自□□後更無人矣蓋公少學於邵僧彌僧彌出自□□故也望谿爭之力然望谿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如有言乞以告我義門能糾吾文之短者嗚呼前輩直諒之風遠矣其銘曰

天子知之宰相知之而竟坎壈以尼於時穹窿山上帶草絲絲

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

乾隆十有五年閣學臨川李公卒於家公以病退已十年然海內士大夫猶時時探公起居以爲斯道之重公卒而東南之宿德盡矣嗚呼公揚歷三朝負重望者四十餘年以爲不遇則亦嘗受特達之知荷非常之寵內而槐棘外而節旄至再至三有具臣所不敢望者以爲遇則乍前而遽却甫合而已離磨蝎蒼蠅旁午中之何造物之顛倒斯人一至此也累蹶累起卒不得志終於骯髒以沒是則可謂痛心者矣公以己丑進士入詞館授編修即受

聖祖不次之擢超五階爲庶子自來詞館所未有也主
試滇中浙中凡再遷而至閣學攝吏部侍郎兼副都且
大用矣以辛丑校士之役被論罷官視永定河工蓋未
及一年而已黜
世宗在潛藩雅知公旣嗣位召還盡復其官時時賜獨
對參豫大議時有密勿重臣二人禮絕百僚親王亦折
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賦性剛愎難共事乃解
閣部二官但領副都尋復以爲兵部侍郎直講筵視漕
歸稱
旨旋令塡撫廣西重臣終心忌之因作四巡撫論皆加





醜詆以爲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江撫楊文定公時爲滇
撫今大學士海寧陳公時爲東撫其一則公而蔡尚書
爲川撫亦豫焉重臣又令其私人汙公以贓卒不得不
二年
世宗思公召爲直隸總督盼睞倍隆公力言河東總督
田文鏡之殃民旣面奏之漏三下猶未退又連章糾之
河督亦劾公以朋黨袒護屬吏之出自科第者且舉動
乖張
世宗始頗直公言將斥河督已而稍猶豫于是封事狎
至公雖互有所持而不勝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比之習蔡尚書者素負才而專已顧獨傾心於公會其失眷忌公者因譖之以爲是其死友歷指其踪跡公益詘　召入爲工部侍郎其在事方九月也則新任直督及廣撫交章劾公初公在廣撫任中嘗安插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廣撫不自引咎追劾公從前措置不善　詔使公隻身前往捕賊自贖不得攜廣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公至而叛苗束身自歸有司訊之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事得解時公已削奪官爵既歸下刑部聽訊大臣議公罪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其應得死罪二十有四凡屬吏于官項有虧者皆令公代賠

案國史名臣傳議罪二十一款律應斬決妻子財產入官

籍其家取其夫人之簪釧視之皆銅器也獄成世益爲公危顧公處之泰然在囚中日讀書晝飽啖夜熟眠若不知有憂患者時故甘撫胡君期恆亦以事在繫歎曰眞鐵漢也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世宗始終念公特以其性剛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後湔洗之而復用之乃　大召廷臣并召公親詰責之公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誅乞即正法以爲人臣不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也

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汗出浹背恐有大處分而公自若鄭侍講賓谷在班中最爲予詳言之尋奉

詔恩敕公令纂脩八旗志書敝車羸馬即日赴局杜門不
接賓客重葺平生所著書如是者八年
今上即位召見諭曰
先帝固欲用汝即日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時頗
有阻公之起而不得者顧不一年竟左遷詹事公平生
以行道濟時爲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嘗
少衰而浩然之氣亦未嘗少減然而霜雪侵尋日以剝
落菁華亦漸耗矣會以丁太夫人憂歸服除又左遷光
祿尋遷閣學時方主試江寧一旦忽大病神氣遂支離
與人語健忘一飯之頃重述其言絮絮數十度不止扶
疾還
朝詔在京調治竟不痊許以原官致仕　賜詩以寵其
行歸而稍愈優游里社曾一至黃山蓋公先世自王父
以上皆休寧產也然非復前此之伉壯矣嗚呼公自釋
褐時新城王尚書稱其有萬夫之禀及中年百鍊芒彩
愈出豈知血肉之軀終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盡而要
其耿耿質志以終者世人亦或未能盡知也世之論公者
謂公之生平良蹇於遇顧亦頗咎公之不能善用其才
公以博聞強識之學朝章國故如肉貫弗抵掌而談如
決潰隄而東注不學之徒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

山立左顧右盼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以溫言故不特同事者惡之卽班行中亦多畏之嘗有中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公接然其實公之虛懷善下未嘗以我見自是予以晚進叨公宏奬其在講座每各持一說與公力爭有時公亦竟舍其說以從予卽其終不合者亦曰各尊所聞可矣故累語客賞予之不阿而世方以閉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廟堂意旨隨聲附和是爲不傳之祕則公之道宜其所往輒窮也計公在九列共事者曰年大將軍羮堯曰隆太保科多曰桐城常熟二相公及爲直督勳營田之役曰和碩怡親王公皆一無所附麗而卒困於河督然其終得保全者則

聖天子有以呵護之也西崦暮齒尚遭側目可悲也夫公之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則蒙關節之謗察吏則又遭鈎黨之誣然而詞科之役公方待罪書局猶諄諄問予以天下才俊各取其所長登之簿錄是以丙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楹曰遠聞佳士輒心許

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實錄也予之罷官也徐相國言于朝曰今日李詹事必大作惡或問之張尚書從旁答曰此乃其體而微之李詹事也嗚呼予亦何足以望公而辱諸君之推轂乎其經術皆足以經世務指揮所至迎刃而解曾一出視漕即爲清運丁積年之害至今遵行而惜其所至皆未有三年淹也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也間謂予曰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難矣予於諸生請業多述公此言以告之則泰山巖巖之氣象如在目前一念及之足使頑廉而



懦立今老成徂謝後學其安所依歸乎公諱紱字巨來學者稱爲穆堂先生其居臨川僅二世少貧甚讀書五行並下落筆滚滚數千言而無以爲生嘗自其家徒步負襆被之徽又之吳吳人或異其才然未能振也或言之江撫郎君一見曰非凡人也始資給之遂魁其曹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戶部侍郎娶某氏封夫人子四孝源孝泳孝游孝洋並登鄉薦而孝源爲縣令孫友棠進士翰林今改御史公春秋七十有八葬於某山之某原所著有穆堂類稿五十卷續稿五十卷別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論二十卷

案友棠字蕃伯郎伯號西華乾隆乙丑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浙江學政因江西新昌舉人王鵬展作字貫書前刻疑棠吾詩晉被議革職後以入京祝嘏賞三品卿銜

陽明學錄若干卷八旗志書若干卷皆行於世公于雍正癸丑之冬見予文而許之遂招予同居時萬學士孺廬亦寓焉紫藤軒下無日不奉明誨諄諄于義利之戒公以丁憂歸予以罷官歸學士亦以丁憂歸是後一見公于江寧則公已病甚猶惓惓以予出處爲念既歸不復相聞矣公之歷官事迹不能悉述且亦有事祕不能直陳者然而予尚不言世且無知者乃略陳其梗概然終不能百一也嘗謂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正之裘冶學術則文達文安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兗公文章高處逼南豐下亦不失爲遵園而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所謂大而非夸者吾言是也其銘曰

用則大受否則卷懷曰亨曰屯我何有哉所可惜者用世之才困頓而死志士所哀名山大川千古昭回英靈之氣長表劵臺

鮚埼亭集卷第十七

文集卷末

此文下因題而汲志士洪宴谷山大川丁古邵回英靈
用洪大受否洪參鄭曰芝曰步然何許姑洪何帶皆用
大而非本者詳言且出其檢曰
[illegible]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 碑銘

### 工部尚書仁和趙公神道碑銘

乾隆四年工部尚書仁和趙公以祀
太廟慶成燈不當
上意左遷計公所應降之階猶得回翔宗正奉常之間
以需休復而公不告於寮屬不謀於戚友蹇驢一乘竟
出國門公卿聞之追送莫有及者既抵浙西小舟竟向
湖上謁先墓遂居丙舍不入城子弟固請厲一造影堂

絶不與當路達人相還往有來見者盡以疾辭已而竟入山幽居五年而薨遺命不用赴狀不備儀物聞者以爲近世大臣所未有也公之諸從弟於予爲文字交最篤公嘗薦予應詞科屬在門下諸從弟以埏道之文爲屬義不敢辭公由康熙癸未進士授禮部膳曹郎遷儀曹郎再遷刑部郎三遷爲刑科給事中四遷爲湖南按察使五遷爲少詹事六遷而至內閣學士其在掌科也奉　命使盛京寧古塔督視船廠其在詹尹也奉　命使四川打箭爐之噶達督視廟工兼塘汛東西車馬萬里口不言勞東行則劾奏勛衛駐防之爲士卒害者積年盤根錯節之巨蠹一旦拔去三軍如挾纊焉西行則直陳撫臣徇蔽私人阻撓興築之失而後大工以集諸番以之大和於是

世宗憲皇帝始有意大用公貳工部遷貳戶部其時政事尚綜核和碩果親王尤凜不可犯百寮習爲駿厲公以朴誠自矢循分守職在班行中粥粥斷斷不求赫赫名又孤立無津援退食杜門委蛇時對一尊自斟酌雖有附熱之徒不得至前或未能無望焉

世宗憲皇帝獨深知之嘗有薦公足任銓衡者則曰三司重地朕方倚之晝日三接恩寵日渥然公之自守泊

如也一日燕見九卿侍坐競進談禪
世宗顧而問曰汝亦能之否對曰臣未之學也
世宗笑曰曷試之卽拈一語公以儒言對
世宗顧謂諸臣曰眞鈍根也臨川李公早貴不甚悉公
之爲人已而
今上特起之與公同官因問予曰右農何如人也予曰
其人厚重如漢丙吉如唐婁師德如宋杜衍蓋庶幾焉
臨川訝曰其然豈其然乎不數日謂予曰子之言然明
年由吏部侍郎長工部故事內務府有營造率資經費
於工部然府員濫支冒銷以爲習慣工部莫敢誰何也



公獨正色裁抑之會重築郊壇馳道公庀材數工核減
府員所估之十九而事集內務府諸郎羣聚而謀所以
去公者始有慶成燈之譴又以舊尙書註誤之案加公
而并罪之故工部大小官吏俱被議乃獨解公任方公
之被眷也
上嘗問公年以七十對公齒髮甚豐而澤望之神明益
然甚且有以爲未及艾者
上亦意以爲避事而故增之以冀引年之澤於是忌者
得中之或勸公自白於
上公曰七十老翁又何所求吾歸已夫且吾昔官湖臬

總藩徐聚倫百方排我而不克及官戶部亦累見厄於長沙陳侍郎而無恙命也今日之罷亦命也蓋未嘗有幾微之見於辭色焉予雖與公諸弟善然在京時未始一通謁及詞科之役公枉車騎見過予皇恐謝曰昔伊川入汴呂申公爲中丞先過之伊川報箋以爲後世絕無之禮顧末學不足充伊川灑埽之役何以副公之盛意乎公曰士有因舉主而重者舉主亦有因士而重者子何讓焉予爲之悚不自安者久之然予疎慢性成雖銜知己之感而過從甚簡既免官歸甬上更不能時通候問而公之惓惓於予者無間焉嗚呼冲襟雅度其可及哉凡公服官之詳其事甚繁具詳行狀墓志不能盡錄但取其大者著之於篇公諱殿最字奏公一字鐵巖先世故宋宗子居紹興之上虞遷杭之仁和者三世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部侍郎其三世妣贈如階夫人陳氏公之喪偶蓋三十年而旁無媵侍其清靜乃天性也嘗渡江展先墓小肩輿行蕭山道中與縣尉遇呵之避道從者怒公遽下輿避之頗似魏文靖公故事子二長清國子生次世玉丁酉舉人孫六長復元以任子恩補工部主事公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春秋七

十有七葬于西湖五老峰之陽所著詩集如干卷奏議如干卷其銘曰

三朝之完人歷試之勞臣知足知止翩然引身他年

國史視予此文

刑部侍郎管禮部侍郎事坦齋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蘭生字振聲別字坦齋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人安谿相國督學畿輔公時方試童子安谿一見奇之拔冠其曹教以窮經已而文貞以吏部尚書兼撫直隸檄公入保陽書院爲都講及入正揆席招公入京安谿之學留心律呂歷算音韻有發前人所未及者公皆得其傳時

廟堂方開書局旁求哲士

聖祖仁皇帝神明天縱自六經外於諸家皆能洞探其奏奥疏決其障礙而安谿之學適與有合然以閣務繁

不能任編纂乃薦三人其一今禮部尚書景州魏公其一卽公其一今順天府丞寧國梅公同入　直晝日三接以膺　顧問遂得時受　文

天語指示校審周易折衷以至纂輯律呂正義數理精蘊卜筮精蘊音韻闡微諸種又編朱子遺書公皆與焉而律呂音韻二者公之力尤多公於律呂少有夙悟安谿嘗以朱子琴律圖說雕本流傳多誤令公正之公爲之抉發証明遂可推據旣得承

聖祖所授御製律管風琴諸解乃本明道程子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鐘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相應又至郊壇親驗樂器而後知管音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鐘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黃鐘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篪之數亦皆以黃鐘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至弦音則但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已應蓋立方者用體平方者用面有不同也其說弗盡符於朱蔡而與管子淮南合音韻則公得之安谿之說者大略與崑山顧氏同而較密又承

聖祖之誨知國書與古法合并外蕃諸國韻書亦有合者今人皆疑歌麻支齊微魚虞七韻無頭不知七韻乃聲氣之元能生諸部切諸部而不爲諸部之所生所切

宜居部首卽國書第一頭喉音五字也等韻之易錯皆由淸濁之不分乃卽用國書五字頭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切之法以定等皇極經世韻圖詳等而略韻顧氏則詳韻而略等互有異同是書出較若列眉而萬音畢舉矣是時翰詹宿老容有未盡通其義者公以布衣諸生親接君相之緒言披卻導窾釐爲一代石渠大制作誠遭際之極隆也

聖祖以癸巳秋　特賜公同與禮闈試尋丁外艱　許以所纂書自隨辛丑春　特賜公同與殿試改翰林院庶吉士

世宗憲皇帝嗣位授編修乙巳遷司業丙午主廣東秋試事還京

詔督學浙江浙中素稱多士公未嘗稍徇物望也而高材生俱列甲選在浙三遷至侍讀學士移節安徽得士如浙中晉閣學是秋卽主江南試事以學臣而主試亦前此所未有也再移節陝西得士如初會所貢舉士挂吏議連及左遷需代吏部推翰詹諸人入見

世宗熟視良久曰恐皆非舊學臣之繼也乃留公俟期滿而以少詹涖事

今上嗣位仍晉閣學還京公以浙江銅政大壞長吏之

任事者輒因請變通其舊例陝中流民舊皆令土人養之宜令有司別爲安插皆仁心仁術也適
詔修三禮以公同總其局是冬晉刑部侍郎尋調管禮部公之治事縝密而周詳毫髮未至不敢卽安漸以積勞致病顧爲愛　恩重不敢言
世宗梓宮發引公扈從出行次涿州從者前有所白則危坐卒於肩輿中
上聞軫悼賜帑金五百督臣爲治喪　賜祭一壇論者惜以爲未竟其用焉生於康熙十有八年正月初六日卒於乾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八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貴贈閣學娶何氏封淑人無子以族子誠爲後蔭生女三予追隨幕下公所以陶鑄疎野者甚至及入京又以邸舍相近得時見今而後歎撰杖之無從矣誠於是年十月大葬公於東原而以埏道之文爲請又曷敢辭銘曰

扶風布算康成登樓建安定律季通其尤峩峩先生孤詣清脩爰登虎觀以襄校讎乃以冰心而持玉鏡人物權衡文章司命乃以清卿而佐新政夙夜惟寅典禮攸定橋山在望有號其弓凡在百爾其孰不恫胡公之出遽以告終窆碑八尺長護幽宮

故甘撫復翁胡公墓碑銘

復翁登秋賦之年而予始生及其自甘撫罷官以宥出獄于是識予行輩濶絶然甚相契遂爲忘年交臨川李公不甚許可人語及復翁則曰斯其爲督撫之選矣桐城方公亦曰幹才也然而世之不甚知其本末者總以爲年大將軍之黨而疑之復翁之卒五年耆老日喪誰爲發其沈屈者江都閔君華以詩社之舊乞予爲銘予何敢辭復翁爲湖廣之武陵人一遷而無錫再而江都前院長侍郎統虞之孫江蘇布政獻徵之子家世膴仕而方伯故與年都憲遐齡爲異姓兄弟故復翁少而于

大將軍相親昵也而復翁之才亦殊絕其通曉朝章國故諳悉流品此巨室子弟所優尚不足推至於酬應世事如理繭絲而不棼挽決河而不駛此則天賦之奇耳目中所未易遇也大將軍故才高少當意乃獨善復翁初復翁困於孝廉滯於翰林典籍之任蕉萃甚海寧陳文簡公爲院長而君以屬吏走庭下因投以詩有春容絳帳橫經日幸苦青衫執簡時之句聞者悲之會大將軍出爲川撫而君以久次出判夔州甫半年遷知重慶踰年而分守川東大將軍兼督關中移之分守陝東又踰年而爲布政使未幾遂躋甘撫計君揚歷西陲其席皆未暖大將軍用人素揮霍不免以所好驟進之而當時慕府之才亦未有抗手者無惑乎其日益傾倒也乃一旦失勢何能以黨自解矣然復翁在大將軍寮客中正自有不可沒者大將軍挾貴而汰又其才足以凌厲人故見之者輒自膽落而復翁處之坦然每能以約言挽其失大將軍之豪奴挫辱咸陽令于轅下君爲巡道嘗面斥而扑之奴哭訴於大將軍而大將軍勿問也自是諸奴稍稍畏君守令仗之得自振刷又嘗微言勸大將軍以持盈向使能用其言可以免禍而無如其日亢而不返也然君之周旋其間固非唯阿咳唾之流所可同年而語

者矣迨大將軍敗門下蝟起攻之以求免禍
世宗憲皇帝尚未遽罷君密勅累有所詢而君唯連章
引咎自甘逮訊是則尤可以見君之不負故舊爲末俗
所難能者

今上登極得歸且令給還田宅逍遙里社與予輩爲吟
伴凡十年而始卒享年七十有八方君荷
世宗眷睞時嘗令薦士以爲鶴禁之用時蔡文勤公家
居力薦之遂得召甘盤舊學遂成
今上嗣統之盛斯其功在天下而人不知予不言之不
幾湮沒爰銓次之以復閔君蓋不敢有一語之阿私也



復翁諱期恒字元方一字復齋累官甘撫侍郎都御史
夫人汪氏無子以其從子爲後復翁嘗曰謝山有用之
才今置之荒江寂寞之濱而渠亦遂不肯一出不能不
爲國家惜每逢所知官浙中必語之曰謝山固窮甚矣
諸君幸勿恝置之嗚呼是則復翁之於予可感者也其
銘曰
與君忘年而克知心酹君楚些故國之音

與昏志平而京城之師[illegible]之[illegible]

論曰

[illegible]幸必[illegible]之[illegible]縣[illegible]之[illegible]其

[illegible]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結臨川下筆千言睥睨一時罕有當其意者公之詩文出臨川未嘗不心折也予嘗謂江西文統自歐陽兗公後如平園如邵菴如東里皆以和平雅潔嗣其辦香而公其世適也臨川以爲知言臨川最愛士士之赴之者如百谷之趨海門戶既大不無飾詐之徒夤緣以入故甲乙之目必待公而定蓋二公之交好其道同其志同閒有輸攻墨守之不諧者未移時而水乳卒合顧臨川荷

三朝特達之知以伉直不容累蹶累起計其所居九列重地久者不滿二年或僅數月淹公則浮沉詞館累遭憂患垂老始以文章見知得殊遷而終不得有所發舒何其窮也按公諱承蒼其字曰宇光江西南昌府之東埂人也刑部侍郎虞愷六世孫光祿卿汝言五世孫再世皆講學於陽明念菴之門稱碩儒祖象師父興主再世贈翰林太宜人李氏賢母也方孕公時每禱祝於影堂曰不願生兒爲高官但願負荷先世之學統故公少而喜讀宋人講學之書論者以爲得之胎教公以康熙癸巳進士入翰林益與臨川講學相淬厲臨川驟貴左右要人畏其芒角百計擠之以公爲臨川所厚恐其援之爲助因并側目焉臨川辛丑主試之謫廟堂流言藉

藉及公以爲梁肅之有韓愈皆其所通榜也百口同詞
幾莫能白僅而得免
世宗卽位雅知公而臨川亦賜環將引公未及施行則
臨川已出爲廣西巡撫忽奉
嚴旨追舉辛丑流言以罪公罷其官并左遷其弟蓋當
局者皆以臨川之故然臨川特以學術厚公而公實未
嘗藉以求進及其因之以謫則亦恬然受之於是歸而
杜門益講學無復出山之志
世宗徐察公之誣特召入京補原官嘗與同院旅見見
其須髮盡白曰汝老矣然終不見用

今上嗣位有薦公者稍委以
制誥置之講筵又七年臨川已病廢始超五階爲學士
是時三館諸臣苟以文章邀
聖眷者類得取不次之擢立至槐棘間天下爭爲公喜
謂公之足以報國者不僅在文章殆自此得大受乃不
三年而公卒矣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
年某月某日子四皆以鄉貢進士薦葬於某鄉之某原
所著有萬學士易傳其論互體最精妙自漢儒荀虞以
來未有如此之覈者而一歸宋元林吳諸子言互之謬
又有萬學士集如干卷予之別公也歲在丁巳臨川與

公先後以奔喪歸予以罷官歸亦居憂辛酉臨川主試江南畢病甚由水道還京過揚予亦適在揚而公至以臨川之疾也相向攢眉踰年公有學士之擢又踰年公主試閩中歸故人有見之於杭於蘇於揚者皆言公念予不置未幾公貽書曰穆堂歸里門予又不來老生孤另何如矣豈意是書遂成死別紫藤花下舊雨更無再聚之期其可恫也諸子以臨川所作墓志來屬予以窆石之文爲流涕而序之其銘曰

嗟承明之耆舊從此不憖遺兮況予生之知已更舍公其誰兮上以爲斯文慟下以哭其私兮

## 鄭侍讀質谷先生墓碑銘

質谷先生鄭氏諱江字璣尺浙之杭州府錢塘縣人由康熙戊戌進士改庶常授檢討同脩明史再叅一統志局事遷贊善提督江安學政遷侍讀以足疾乞解官先生讀書務心得不從事於辭華貌寢又不喜事威儀望之無足動人然胸中粹然醇然不設城府待人以忠信有一得之善好之不啻自其口出三館儲材之地多飯依當路以求速化先生淡然無求回翔書局者廿年未嘗有積薪之憾見於詞色門巷蕭然客至烹茶相對而已和碩果親王嘗欲延賓客同官求之者如雲桐城方

學士望谿以先生薦力辭不赴及持節江介歸方將進用而蹇不任行韓大夫之患墮車蓋有命焉初先生官京師嘗欲纂注春秋至是遂成之矻矻不舍時扶杖出與諸故人爲詩社倡酬極盛不謂其遂卒也先生平日自視欿然其在儕輩似不能言者故未嘗輕與人言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未嘗輕與人出其詩古文詞然而知詩古文辭者莫若先生嘗與予私論諸儒之學謂康節實出老莊之緒餘飾之以焦京之術數世特以二程推之遂列之六先生之目宋史登之道學可一笑也謂陸王宗旨豈可妄詆世之擁戴朱子者攻之耳東萊尚不敢斥陸涇陽非王而未嘗不有取於王而蚍蜉之撼何爲乎不謂顧亭林亦蹈此習又謂蔡虛齋固善人然惜其學之陋也因文見道已屬膚廓豈有因帖括講章之文而見道者使今世橫目二足之徒挾兎園冊以論學則蔡氏爲之厲也先生向從義門何公游義門墨守朱學者予意其不出師席之儲胥不料其獄獄不肯苟同如此其所作詩古文詞稱情而出一任時風衆勢之上下確然莫能溷其本色然細讀之正不輕下一字大類宋范正獻公淳夫而世之以險語僻文相尚者所弗知也臨川學士穆堂嘗謂予曰今館閣人物渺然如篔

谷者眞正始之遺蓋確論也予陪先生杖履之末幾二十年辱待以忘年之契嘗一日數過予引爲畏友及里居貽書告予約同事於春秋辛酉之秋予至杭開樽話舊自是不復再見矣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累贈贊善宜人某氏二子長爲鄉貢進士所著有質谷詩集已行世葬于西湖之某峰予之爲斯文也以所獨知於先生者序之逝者如可作也其許我乎其銘曰

予於同館前輩之交方李謝萬暨先生而五年來聯隔强半老病山河道阻生者不可見死者已矣鬱鬱予懷其誰與吁

其詩與也

吏部侍郎兼翰林掌院學士巡撫江蘇思蓼邵公

神道碑銘

同里吏部侍郎邵公與予家相隔厲一湖水其贈公兄弟與先君兄弟爲文字交予十四歲爲諸生猶及肩隨公未幾公貴丙辰南宮之役爲予座主然公仍以故人之禮待予初公嘗欲薦予入詞館尋爲今太傅相國福公所先而止後有讒予於太傅者公急以告予令釋言焉予卒不自白太傅亦未嘗信其讒而公之爲予則盡矣是年公卽出塡撫江蘇未及期而卒公子鐸於大葬時屬予以埏道之文予以在憂中廢業請俟除服爲之

而公子又卒其可悲也夫公以康熙辛丑進士改庶常授編脩再改御史巡視京西復入爲御史改給事中侍直　皇子書房副鴻臚遂參匭司改祭酒侍　經筵仍副匭司再遷副都御史侍直　南書房爲少宰兼院長累主文字之任公素小心謹畏雅不喜馳騖聲氣及其出入　禁廷尤凜凜以温室之樹爲諱而世之趨公者累及門而被辭以是遭衆怨卽有諒公者要不過以爲漢石建一流耳及其持節塡撫讜言三上毅然義形於色雖古之稱骨鯁者莫能加焉則甚矣知人之難也公之將赴江蘇也所部方祲於是樂善好施之例出公力爭之以爲天下方傳

皇上新政首罷捐例今之所請是開鑼而巧更其名也此例一開罷捐成虛論矣周官荒政十二未聞乞靈於貲郎以振之也

上瞿然是之亟命停止而計臣深不以爲然乃復行予竊歎以爲公自是失內援矣河督議開毛城鋪以洩水淮揚士大夫官於京者公疏爭之不得臺省爭之則下吏九卿亦有爭之者不得最後直督彭城李敏達公力爭之幾勝而復絀公陛辭

詔與江督漕督共相視會議以聞江督等皆與河督謙

合獨公以爲不可江左大吏遂莫與公諧者會劾蘇州守白嶸已下吏河督反請釋而用之而公益不自得公又言蘇俗汰侈無度請禁止伶人之宣淫者勿令流播上國世皆迂而莫之是也公自以累年侍直素得豫親臣之列實心報効而不知事之難徑行未幾竟奉嚴旨以所薦吏非同年則同鄉爲有阿私公之平昔以不肯徇其故舊得罪於人天下莫不聞及既爲大府屬城守令相望不能揜其同年同鄉之善者亦勢也而乃坐是得咎公亦不敢辨也公素羸至是積勞乃得疾天子終眷公馳令太醫診視并令公子南歸侍疾而公已不起遺奏至京

賜卹如制并

諭江左大吏助其喪公之在蘇日淺既爲同事者所牽制跋前疐後有戒心故其所設施不能十一昔人之論姚崇以爲不過積穀作米把纜放船之人嗚呼是不知任事之苦者也方公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魚菽蕭然多擬之三公布被之故習及

諭祭使者至門隘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以容廣筵則畢事於簷溜之下人始信之公子既不永年煢煢一孫王夫人親抱持之夫人向予速前諾予不

敢有溢詞亦不敢沒其實也公諱基其字學址世爲浙之寧波府鄞縣南社壇人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娶王氏封夫人子鐸予同年生翰林院檢討孫某葬於西山之某峯其銘曰

曾是魯男子目爲登徒三人一口市虎非誣我作斯文足以慰冥魂

太常晚聞陶公神道碑銘

乾隆四年工部尚書景州魏公罷官已而天旱四月十有二日新授太常寺卿陶公入謝

上特召見問以時政得無有闕失者當陳之以爲脩省之助其無有所諱公猝未及有所陳

上曰爾尚有直氣試據實言之公言近日庶政脩舉惟魏廷珍負清望無大過近日放還

天語峻厲非所以優老臣尚望中求舊之禮

上霽顏聽之且曰爾朕所特簡尚當進用公辭謝出相去再旬突奉

嚴旨申飭下部議部議左遷公遂南歸貧甚無以爲生則授徒自給先是

上之罪公也獨申前諭謂朕方欲用正靖以侍郎學士之選不料其妄言至此世乃知公邀

上眷尚未衰勸入京補官公笑而不荅凡六年以病卒其家未及赴予也逾年予至吳始知而哭之又踰年其故人長洲陸君茶塢屬予以表闡之文又踰年始克詮次其事嗚呼予序公父子兄弟而更重悲之公之烈考元淳學者所稱紫筍先生者也以古文雄於吳下時論比之范蔚宗崑山徐尚書雅重之延之書局其後以慕



熙當作力

元致失歡而同里翁尚書排之尤烈及成進士不能入詞館知廣東之昌化縣孤羈寡島竟卒於官公之兄正一亦以古文世其家成進士爲翰林矣顧落落莫莫不見知於世竟未獲遷一階以老公承其父兄之傳晚而得第浮沉中祕者八年改爲御史以進經史講義稱旨再賜對不一年累遷至左僉都御史改長奉常然公生平坦夷性成不屑與時逐逐又疎略不治威儀古心古貌葢父兄之餘風當路者素不喜而事出意外忽膺盼睞無如之何公嘗上言學校科舉之壞爲方今世道人心所關第一在官者既無昌明正誼之心在下者遂

無淬厲束脩之志時風衆勢不過僥倖進取以爲富貴利達之地斯其可憂不少急宜有所振起

上是之又言近日在廷諸臣似寬裕而實縱弛似詳密而無闕體要至樂因循而畏改遷尤其膏肓之病如一切條奏下部議者其說在可否之間行之無益不行亦無所害而一紙空文可以塞責則姑議行以稱

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若稍難行者則置之矣夫事但論是非豈論難易今之便文自營朱子所謂架漏牽補過日者也

上以公言宣付閣臣知之此論出聞者以爲切中時弊而公之不安其位始於此又嘗言設官太多則案牘文移日煩足以耗任事者之氣不獨廩祿之難周也宜詳爲合并而沙汰之又嘗草諫開捐疏力言貲郎之進先自居於貨取安能潔身以報主下以貨投上以貨授美其樂善好施之名而實則懷利以相接其弊也至有貸倍稱之息期以到任而還斯其心爲何如心其俗爲何如俗豈可以漢有張釋之卜式漫思解嘲乎會去國不果上然竟屬其門生奏之嗚呼以公之揚歷雖亦嘗登三品陪獨座簽書柏臺膺次對校之父兄似足稍吐鹽車之氣而豈知其不得少有發舒齎志以死則固多此

揚歷者爲也公諱正靖字穉中一字晚聞江南蘇州府常熟縣人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春秋六十有四娶某氏葬於某鄉之某原子四所著有晚聞集如干卷公於經術最喜說詩其獨到處范逸齋嚴華谷不能過也古文淡簡有法尤熟於明史予之交公也其初相賞以文辭旣而以予之疎略有相近者遂成莫逆乃十年去國竟無再見之期諒亦重泉之所同悵也惟茶塢爲故人之篤於存沒者其銘曰

吾近接東狩之邸抄兮
天子詔魏公而復之官言竟行於身後兮孤臣定欣然
於九原海虞之山蒼蒼兮以表茲遺直之阡

鮚埼亭集卷第十八終

# 鮚埼亭集卷第十九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 碑銘

### 鄭芷畦墓之石志

予少得見芷畦于萬編修九沙座上其後見蕭山毛西河集中盛稱其治經又見秀水朱竹垞所爲作石柱記箋序兼知其博物益思見之而芷畦以貧故游幕府家居之日少其後病風而歸不復出門而予奔走南北卒不得遂請益之志未幾而芷畦死矣予從其族孫振銓求其遺書知其子先亾寡婦弱孫甚可念踰三年始得

其禮記緝注蓋以續衞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則集楊信齋之緒者也湖錄則若中文獻之職志也因歎芷畦之學如此而一生連蹇寄鼻息于高牙大纛之間與所謂刑名錢穀之輩旅進旅退糊口代耕視當世槐棘間人物僅僅以數首制舉文字弋獲功名高坐危言晏然自以爲千佛名經中尊宿可爲慟哭偶嘗與臨川李侍郎言而歎之侍郎曰是也吾于前二十年曾識其人知其所學而惜其不再入京也及

詔求大科之士侍郎輒歎曰如鄭君之博物眞其選也而不幸死未幾又有

詔開禮局侍郎又歎曰如鄭君之治經眞其選也而不幸死但予聞前此中州張清恪公亦雅重芷畦欲薦之而未得則又歎士生天地之間求一二知己非易事而所謂知己者未必皆有引援之力卽有其力又未必値其時旣値其時而其人或不及待斯其所以伏櫪鹽車長鳴于日暮途遠之際而無可訴也振銓因言其將葬乞予爲其幽宮之志予方欲謀之有力者開雕君書而未能卽以窆石之文爲募疏焉未知其克遂予志否也芷畦生平著述尚有行水金鑑爲河道傳君所開雕盛行顧罕知其出于芷畦也并附載于志中詩文集若干

卷藏于家芷畦諱元慶湖之歸安人其銘曰

康成之邃密漁仲之瑰奇如此人才而刀筆卑栖誰爲

司命嗚呼噫嘻

周穆門墓誌銘

穆門以詩名天下五十餘年平生嘗徧歷秦齊晉楚之

墟所至巨公大卿皆爲倒屣顧終于蹭蹬不遇而死其

人淵然湛然莫能窺其涯涘渾淪元氣充積眉宇葢古

黃叔度陳仲弓之流也士無賢不肖皆曰周先生長者

乃其中則有確乎不可拔者而不以形迹自見大科之

役姚侍郎三辰薦之穆門力辭不得應徵至京徘徊公

車門下數日稱疾卒不就試以歸莫能測也已而始服

其高杭之詩人爲社集羣雅所萃奉穆門爲職志詩成

穆門以長箋寫之醉墨淋漓姿趣頹放或弁數語於其

端得者以爲鴻寶湖社風流百年以來於斯爲盛皆穆門之所鼓動也尤篤於人倫之誼其娶婦也賢而頗不得于其姑穆門戒之曰黃涪翁之姊文城君困於洪氏雖有三令子莫能申也汝其善事姑矣婦卒以是困悴而死穆門事其母益孝不敢有幾微見於顏色然私憐其婦終身不更娶以報之有弟已析產乘穆門之出遊而鬻其居穆門歸更僦屋不以一語及之故人王袁許三子者死有女皆流落穆門贖之歸并其二從女皆撫之如女擇壻而嫁之以是晚景益窮然其敦古道益摯穆門故鄞產前明右副都御史莓崖先生相之後其遷杭五世副都于先司空公爲石交副都之孫觀察於先宗伯爲姻家故余于穆門尤相愛也近副都之後居鄞者微不可問穆門睠念大宗形之寤寐余嘗爲穆門言莓崖墓在太白山上廿年以來神道荒蕪石馬眠草中寒食麥飯恐無舉者穆門泫然流涕曰吾當東歸買墓田復置墓戶以守之是後歲歲相見必及此然詘于力竟未能也暮年別自署東雙橋居士東雙橋者副都所居鄞城北坊第也昨年予病於杭幾死穆門昕夕訪視予稍進食穆門頻齎榼來過次年余在越中而穆門吳淞之訃至矣穆門死湖社諸人一若失其憑依者其爲

人可想見也穆門姓周氏諱京字西穆一字少穆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得年七十有三葬于湖上之某山子宸望諸生穆門之卒也吾友杭堇浦爲之傳序其事甚悉厲樊榭施竹田論定其詩山陰令舒璽畝爲之開雕而宸望又以幽室之文屬予是不可以辭也乃更爲之銘曰

重湖黯然喪我祭酒白雲封之其骨不朽

沈東甫墓誌銘

世宗憲皇帝之舉詞科也先後應召至者二百餘人予皆得與之修同譜之好以故其人之學術文章約略識之而著書之多莫如歸安沈東甫歸安之沈爲吾浙西閥閱世家第一自明時恭靖襄敏父子二尚書稱名卿近則閣學宮坊兄弟父子祖孫稱名侍從而尤以風雅領袖東南雙溪唱和之盛讀其書足以想見其門材東甫兄弟三人固其中之碧梧翠竹也東甫篤志古學窮年著書其最精者有新舊唐書合抄共二百六十卷折衷二史之異同而審定之而莫善于宰相世系表之正

譌方鎮表之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是皆予讀唐書時有志爲之而未能者嘗語東甫可援王氏漢書藝文志考證之例孤行于世者也九經辨字則小學之膏粱也讀史四譜則三通之羽翼也其餘尚有唐詩金粉等書則亦騷人之鼓吹也增默齋集其古今體詩也予皆嘗受而讀之歎其不徒博而且精也然而一生志力罷疲于攷索之間而古貌古心不爲時風衆勢之人所喜其所著書祇堪自得終不能一當於場屋之役又不善問家人生產年運而往日以喪失顧落落自如大科既開東甫與季弟幼牧並登啟事庶幾盤洲厚齋伯仲之風予取東甫諸書以呈戶部侍郎臨川李公臨川驚喜曰不意近世尚有此人亟欲推挽之而臨川左遷不竟其志東甫兄弟亦並放還抵家尚以書寄予不一年而遽卒非所料也東甫沒之六年而嘉善錢侍郎陳羣次對之際以東甫唐書奏于天子有詔付書局時方令史館校勘唐書諸公得之大喜盡采之於卷中嗚呼東甫生不得附劉向荀勗之徒審正七略中經之籍而身後猶得邀採掇之餘以肩隨於應劭如淳薛瓚之後著錄四部俯視寶苹董衡一輩其亦稍可瞑目於重泉矣方予之南歸也道聞東甫之

赴厲兄樊榭出挽詩以示予且曰子亦當有文以傳之予爲之略草檢之而未就也又十有二年予從其叔弟繹旃求其所釋水經繹旃之釋水經亦東甫所曾有事而後以授之者也至是載書晤予于錢唐因讀其所作東甫行略爲之流涕繹旃再以志事爲屬亦何敢辭東甫諱炳震字寅駁世居歸安之竹墩以明經貢太學襄敏公五世孫曾祖鍾元以明經注籍知縣未上而卒祖角諸生父雍平陽教諭娶姚氏子七孫十四曾孫二生于康熙己未正月十四日卒于乾隆丁巳十二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九葬于某鄉之某原繹旃又以雙溪倡和續集令予論定予病未能及也先以志復之其銘曰

太乙寒芒護茲幽宮穿中之石亦復熊熊東林東老蛻筆所封

無定世
大り無常類相要和秋子以白長欲無無無長無物敵
告徹無今中悲物以花水無以白書之指欲以米銀工